

月升月落，月蚕流光

□曼彧

当我站在月蚕村的村口，望着“月蚕村”三个遒劲的大字，恍惚间竟有些不敢认。50多年前的那个五月，16岁的我舟车劳顿，辗转来到朱家尖这个偏僻小渔村时，哪里会想到，有朝一日这个“穷乡僻壤”会以这样气派的模样，迎接我的归来。

石头屋里的煤油灯

记得那年五月，我家租住在一户姓顾的人家，一间半房子，门口搭了个灶间，算是厨房。放下行李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穷乡僻壤”——没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，连路都是坑坑洼洼的石头路。晚上点起煤油灯，昏黄的火苗摇摇晃晃，照得人影在墙上忽长忽短。

老话讲“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”，在月蚕，头一件难事就是水。村里有口老井，全村人的吃喝用度全靠它。每天天不亮，井台边就排起了队。一根粗麻绳系着个小水桶，别人手腕轻轻一甩，桶“扑通”一声扎进水里，提上来就是满满一桶。可轮到我，那水桶就像故意跟我作对，怎么甩都甩不进去，急得我满头大汗。旁边的阿婆看着好笑，用舟山话念叨着“慢慢来慢慢来，新手嘛，吓没三分武艺子，咋吃洋鞍带鱼丝”。我那时还听不太懂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说打鱼都得有真本事，何况打水呢？

到了夏天枯水期就更难了。我家门口有个小井，要等到下半夜，山泉慢慢渗出来，才能接满一桶，刚够做顿饭。那些日子，我常常坐在门槛上，数着天上的星星，听着远处的涛声，等着井水慢慢涨上来。

番薯地里的耕耘

白天我在妇女队劳动，种番薯、种麦子，两季活。农活本身倒不算太累，难的是“挑”：挑粪、挑柴、挑番薯。

先说挑粪。两个人抬着粪桶，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走，高一脚低一脚，桶里的粪便晃来晃去，随时都可能泼出来。我从小在城里长大，哪里干过这个？第一次抬粪，走了没几步就腿软，要不是旁边的阿嫂扶了一把，差点连人带桶滚下山去。

再说收番薯。两个竹篓子，一头装番薯叶——晒干了当柴烧，一头装番薯。番薯沉，薯叶轻，挑起来头重脚轻，翻山越岭走回家，肩膀磨得通红，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，把衣衫都浸透了。

最难熬的还不是累，是身上的疮痍。家家户户都有蚊子跳蚤，我又水土不服，天天身上长痱生疮，痒得钻心，抓破了就流脓水。晚上躺在门板上，看着天上的星河，听着蚊子在耳边嗡嗡叫，身上又痒又疼，真觉得日子难熬。

就这么着，我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学种地、学挑担、学打水、学舟山话。从“饭吃了没”开始，一句一句地学。学着学着，我竟喜欢上了这门方言，觉得它硬邦邦的，像海边的石头，又带着海的咸味。

月亮湾的笑声

“几代生涯傍海涯，两三间屋盖芦花”。古人写渔家，写的是诗意，可真正的渔家日子，是写在风浪

里的。

那时候的月蚕，渔民们还是传统的捕鱼方式。小船出海，全靠经验和勇气。舟山渔谚说“正月柯鱼闹花灯，二月柯鱼步步紧，三月柯鱼迎旺风，四月柯鱼洋生汛”，一年四季，鱼汛不等人。男人们出海捕鱼，女人们就在家补网、种地、带孩子。我常常在海边看他们收网，一网下去，鱼虾蟹贝活蹦乱跳，阳光下闪着银光。

可那时候，谁能想到，几十年后，月蚕会因为“蟹”而出名呢？

每次回来，我都特意去海边走走。码头延伸到海里，停着一艘艘机动船，钢壳铁骨，煞是威武雄壮。村里的老人告诉我，现在月蚕是舟山有名的“专业捕蟹村”，全村几十多艘渔船，都用流刺网捕蟹，船大马力足，能开到最深最远的海域，捕上来的梭子蟹个头大、肉质鲜，人称“月蚕流网蟹”，名气响得很。

我听了直感慨。想当年，我们连吃水都要等下半夜，现在月蚕蟹都卖到全国各地去了。真是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不，是半个世纪，翻天覆地。

别墅门前花自开

走在村里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当年的石头小平房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小别墅，白墙黑瓦，洋气得很。家家户户门口都种着花草，月季、栀子、三角梅，热热闹闹地开着，风一吹，花枝摇曳，像是在点头笑迎我这个“老知青”。

电灯早就有了，自来水也通到了家家户户，拧开水龙头，清冽的水哗哗流出来，再也不用去井边排队，再也不用等下半夜的山泉。

我找到当年租住的顾家，老阿婆已经不在，她的孙子盖了新楼，听说做螃蟹生意，日子过得红火。他还记得我这个当年的“城里小姑娘”，热情地拉我进屋坐，泡了新茶，又端出一盘清蒸梭子蟹，说：“尝尝，正宗月蚕蟹，现在可是名牌！”

蟹壳红得发亮，掰开一看，膏黄满溢，肉质雪白细嫩。我咬了一口，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。

我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样子，想起当年顾家阿嫂蹲在煤油灯下补渔网的身影，忽然就红了眼眶。

乡音未改鬓毛衰

每年清明，我都会回来给父母扫墓。走在村里，时不时有人跟我打招呼，用的是舟山话。我也用舟山话回他们，说得还挺溜。

站在海边，望着远处的普陀山，听着熟悉的乡音，我常常会想起50年前那个五月，那个16岁的小姑娘，背着行囊，忐忑又好奇地走进这个小渔村。她不会想到，这个当时让她觉得“难熬”的地方，会成为她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。

古人说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可对我来说，月蚕不是天涯，是另一个故乡。这里的石头路、老井台、番薯地、煤油灯，这里的人、这里的话、这里的海，都刻在了我的骨子里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月蚕变了，变得富裕、美丽、气派；可月蚕也没变，那股子吃苦耐劳、敢闯敢拼的劲儿还在，那份淳朴热情、真诚待人的心意还在，那片潮起潮落的大海，还在。

临走时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，村口的“月蚕村”三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我忽然想起明代诗人王恭写的那句“潮生孤屿没，月出白沙凉”，只是如今的月蚕，不再是“辛苦坐沧浪”的旧模样，而是“一村风景胜，绿柳护长堤”的新渔村了。

月升月落，潮去潮来。五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月蚕的故事，还在继续。

一条老街的缩影

——东海东路上世纪

90年代商贾变迁

□王玮

在定海人的记忆里，东海东路从来不只是一条街道，但它确实是上世纪90年代定海商贸苏醒、遍地开花的鲜活缩影。这条繁忙的老街，更是藏着一座千岛小城改革开放后的市井生机，几十年商铺兴替，写尽舟山市井商业的时代沧桑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海东路，夹带着80年代老定海的朴素气息，显现商贸起步的崭新模样。道路两旁多以低矮的平房为主，门面大多不大却每户热闹，平整的柏油马路拓宽了，为商贸往来铺好了根基。国营副食店、五金杂货铺、数不胜数的温州理发店拔地而起；日用小百货、箱包一条街、粮油门市部、鲜花礼品店也夹杂其中；那时的商家不懂包装，也不懂花哨促销，仅凭热情、踏实、守信，渐渐积攒了客源，撑起了全家人的希望。

彼时的经营节奏安稳从容，尚存着计划经济的余韵。国营店铺是老定海人采买的优先选择，货品摆放规规矩矩、价格清晰明朗，每逢节假日，市民都会不约而同地上这里置办各种日常用品。那会儿个体商贩大多是小本经营，也有售卖本地明珠鱼片、晒干的虾干等海货，外包装并没有精致奢华，只是简单实用袋子装货即可。朴实的买卖里，藏着老定海人独有的经商之道。

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东海东路的商贾风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。市场改革的大潮涌至千岛新城，国营店铺慢慢退出历史舞台，个体商铺接连破土而出。从前仅有的杂货与海货买卖愈发变得鲜活热闹起来，时装店、美发店、皮鞋铺、箱包店、小吃店、家电维修各色店铺次第开张，一点点充实了老定海城区消费品类空缺。

烟火气日渐醇厚，清晨，沿街早餐铺座无虚席，小贩们有序设摊。午后的街巷人来人往，人声鼎沸，酿成专属东海东路最动人的烟火曲调。一间间不起眼的铁皮门面，托举着一户户普通人家的温饱，也唤醒了整条东海东路的商贸活力。

匆匆光阴，东海东路的商贾变迁，正是舟山老城区上世纪90年代发展的真实写照。曾经的国营专营的单调格局，走向个体商户势头发展的生机盎然，承载着舟山老定海那一代人的拼搏与成长。

而今漫步老城区东海东路，商铺林立，繁华更胜。但记忆里的90年代质朴热闹的市井烟火，却长留老城心中，永不消逝。



我眼里的舟山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